

千
万
不
要
忘
记
阶
级
和
阶
级
斗
争



矿 史

窑 王 霸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矿 史

霸 宝 窑

铜川矿务局政治部编写组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矿 史
霸 王 窑

铜川矿务局政治部编写组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5年10月第1版

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000

书号：11094·19 定价：0.32元

编者的话

毛主席教导说：“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”

革命“三史”，是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武器；是进行阶级教育、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。

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广大工人、贫下中农都有一部受压迫、受剥削的血泪史和英勇反抗的斗争史；在新社会，广大工人、贫下中农又都有一部翻身得解放，做主把家当的幸福史。把这些史实，真实地记载下来，会使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生活的老一辈人，忆苦思甜，抚今追昔，如同鞭痕在背、烙印在胸，永志不忘，从而进一步振奋精神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继续革命志不移；使在新社会茁壮成长的青少年，进一步认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激起对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强烈仇恨，从而更加热爱毛主席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，更加珍惜

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不断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，牢记毛主席关于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”的教导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、保卫社会主义铁打江山永远战斗。

正是为了上述目的，我社准备陆续编辑出版“三史”读物。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、革命作者，积极来稿，大力协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，使“三史”读物编得更好些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	1
抓骗劳力	5
在戏台下和老虎桥上	6
吕家四兄弟和吴家两弟兄	10
无边苦役	15
大班窑	16
西瓜炭	22
年 关	27
野蛮刑罚	31
闯 关	32
童工恨	37
黑心鬼账	41
一块钱	42
三十二个麦客的遭遇	47
鸿娃灯和馍布袋	51

勾结官匪	54
告 状	55
一份寿礼	60
伤老病残	63
破窑风雪	64
颜老汉的仇恨	66
白骨深仇	69
两兄弟惨遭毒手	70
一窑弟兄的血债	74
晾尸洞里	78
反抗斗争	82
架子崩的斗争	84
血染戏楼	90
盼天红	97
夺过鞭子	102
五月风暴	109
找游击队去	113
夺 枪	119
后 记	124

写在前面

在陕西省中部，辽阔的黄土高原上，有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，这就是煤城铜川。

印台山、虎头山，象巨人的两条臂膀，环抱着市区，漆水河顺着狭长的川道，缓缓地向南流去，灌溉着两岸的农田。这里，是咸铜铁路和咸榆公路的相交处，是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咽喉，进入八百里秦川的门户，是南来北往、车马喧嚷的交通要道。

铜川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。据史料记载，远在十三世纪的宋朝，同官（铜川的旧称）的劳动人民在打井、挖窖的过程中，就发现了煤。他们把这种可以燃烧的“黑石头”，用于生产和生活。如果从那时算起，铜川煤炭的开采，就已有七、八百年的历史了。人们现在常说的渭北黑腰带，指的就是西起陇县，东到韩城长达数百公里的地下煤层。而铜川，则是缀在黑腰带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。它以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优质煤炭，供应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。

铜川的自然环境是这样美好，煤炭资源是这样丰富，可是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这里却是群魔乱舞、鬼蜮横行，广大劳动人民被迫挣扎在死亡线上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蒋介石反动政府采取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的政策，把半壁河山，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。他们把反革命的枪口对准各个抗日根据地，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。铜川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，成了蒋胡匪帮进犯陕甘宁边区和革命圣地延安的桥头堡。他们在这里筑起一座座碉堡，设置一道道关卡。特务四出活动，重兵就地驻扎。反动的高压政策，沉重的军费负担，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。
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加紧反共反人民，对铜川的煤炭进行了疯狂的掠夺。一九三八年，由伪陕西省政府与陇海铁路局倡办的“同官煤矿厂”开始营建，这是铜川第一所官办煤矿。在此之前，铜川就有地主、土豪劣绅经营的煤窑近百个。他们互相倾轧，互相争夺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，到处打井挖窑，把大好的煤田破坏得象捣烂的马蜂窝。这伙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，把广大窑工压在人间地狱的最底层，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。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窑工劳动的剩余价值，竟灭绝人性地采用“拿肉疙瘩换煤疙瘩”的开采方法，造成了大批窑工的死亡伤残。解放前，铜川矿区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，就是当时工人生活的写照：

一到北同官，两眼泪不干，
逼下小煤窑，进了鬼门关，
四块石头夹块肉，要想活命难上难。

本书所讲的陈家河煤窑，是铜川近百个小煤窑中，剥削方式最野蛮、最残酷的一个。这个煤窑的窑主赵成柱，是富平

县湾里一带首屈一指的大地主。他有钱有势，有权有枪。在村里是鱼肉百姓的土皇上；在窑上是欺压窑工的土霸王。陈家河煤窑，用暴力抓骗劳力，可以不付分文工钱；用鞭子强迫窑工干大班窑，一百多天不得上窑见太阳；把侥幸活下来的窑工关进“高窑”，把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窑工扔进“晾尸窑”……。因此，人们愤恨地把它叫做“霸王窑”。

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”铜川煤矿工人一次又一次地举行“撑窑门”（即罢工）斗争。他们不畏强暴，团结战斗，给了反动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，显示了工人阶级坚韧不拔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。

一九三七年一月，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，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，路经铜川，在广大窑工的心坎上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一九四五年，我党铜富工委成立后，积极开展了武装斗争，给广大窑工以极大的鼓舞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反抗斗争的烈火越燃越大，越烧越旺，烧红了天，烧红了地，烧塌了蒋家王朝，迎来了翻身解放。

霸王窑的罪恶历史虽然结束了，但是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，始终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，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。

最近，毛主席发出重要指示：“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。这个问题不搞清楚，就会变修正主义。要使全国知道。”我们要清楚地看到：老一代地主资

产阶级虽然垮台了，但是他们人还在，心不死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着。尽管我们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摧毁了刘少奇、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，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，林彪一类如上台，资本主义复辟仍然是可能发生的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，反修防修，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，千秋万代永不变色。

列宁说：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”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铜川矿务局在霸王窑的旧址，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。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，深刻了解在旧社会，地主资产阶级是怎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，矿工们是怎样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与反动统治者进行反抗斗争的。从而，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，热爱共产党，热爱毛主席，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。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，保持和发扬革命老前辈的光荣传统，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批判资本主义，批判修正主义，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。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，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，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太目标而努力奋斗！

抓 骗 劳 力

霸王窑的窑主，靠正常的手段招募不来劳力，就勾结伪官府和军、警、宪、特，横行霸道，抓骗劳动人民，为其卖命挖炭。伪《同官县志》也不得不供认：“陈家河煤窑，多法外行动，如毙人命。……煤工每抓路人充之，可不给资也。”

霸王窑抓人的手法是：一，设哨。在铜川附近几个县的交界处，如老虎桥、官里桥和东梁山等地，设下埋伏，强行绑架。二，抓夫。冒充国民党便衣，以抓夫为名，拉人下窑。三，“查赌”。勾结伪军、或人员，利用过庙会、“唱戏”等公众场合，既设赌，又“查赌”，逮“赌徒”，当窑工。四，在抓不到人的时候，霸王窑就派出一批狗腿子，伪装成“驮炭客”、“引线人”等，四处游说，打着雇麦客、招短工的幌子，骗人下窑。

据《同官县志》载：1937年，伪军头目王维勤在同官、宜君、黄陵、富平、醴泉、耀州、彬县等地，大肆搜捕民夫，强迫他们到山西、陕西、河南等地的煤矿做工，每年达数万人之多。

1938年，伪军头目王维勤在同官、宜君、黄陵、富平、醴泉、耀州、彬县等地，大肆搜捕民夫，强迫他们到山西、陕西、河南等地的煤矿做工，每年达数万人之多。

在戏台下和老虎桥上

有一年，陈家河煤窑过庙会，又是敬窑神，又是唱大戏，要神闹鬼，烧香磕头，闹得乌烟瘴气。

离煤窑七、八里地，有个西沟村。这天后晌，有几个十七、八岁的小伙，闯进村东一间破草房，高声喊着他们的伙伴：“泉娃，走！看戏去。今个儿是最后一晚上啦！”

泉娃跟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看戏去了。

在戏台前，他们看到七倒八歪地坐着两排人。一排是“黄皮狼”（保安团），另一排是窑上的“黑皮狗”（矿警）。靠着戏台，摆着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坐着几个穿长袍马褂的人。他们是窑主赵成柱和伪镇长刘彦兴等。这几个吸血鬼，一边嗑着瓜子，剥着花生，抽着烟卷，一边小声嘀咕着什么。泉娃厌恶地瞥了一眼，就拉着小三和伙伴们往后边去了。

戏台周围，在鬼火似的挂灯下，霸王窑的狗腿子们象苍蝇一样，一摊一摊地围着耍赌，想把等着看戏的人招引过去。

随着唱戏的紧锣密鼓声，山风越来越大，夜色越来越浓，远处，隐隐约约传来了雷声。看着将要下雨，老人、妇女和小孩都走了。泉娃和伙伴小三也想回去。

突然，一阵“嗤嗤”的哨子响，坐在台前的“黄皮狼”和“黑皮狗”都站了起来，端着枪跑步向四面撒开，把看戏的人团团围住。一个伪军官在镇长和窑主的陪同下，登上了戏台。锣鼓家什立即停止了，台下人群顿时乱成一团。

伪军官双手叉腰，装模作样地吼道：“不准乱动，听我讲话。据查有一批不良分子，在这里聚赌闹事，县府有令，我奉命前来查禁，在场看戏的要全部拘留审查……。”这家伙的话音未落，就响起一阵刺耳的锣声。狗腿子个个象公鸡一样，伸着脖子高喊：“叫窑啰（工人开始下窑）！”“黄皮狼”和“黑皮狗”也抡起枪托，饿狼扑食般地冲向人群。

这时，台下哭叫声、扭打声响成一片。泉娃和小三正要夺路逃走，突然，一个“黄皮狼”冲了过来，用枪托把小三打倒在地上。泉娃气急了，猛扑上去，抓住了“黄皮狼”的枪杆，使劲往外一推，把这个家伙掀了四脚朝天。他刚弯下腰准备扶起小三，猛觉得头上疼痛难忍，眼冒金星——另一个“黄皮狼”的枪托砸在他的头上，他失去了知觉。

一声闷雷，震得山摇地动，泉娃苏醒过来了。他睁眼一看，周围一片漆黑，耳边不断传来咒骂声和呻吟声。一道电光闪过，他才看清自己被关在一孔破窑洞里。小三正气呼呼地靠在窑门口，用拳头砸着窑门。门外，狗腿子们发出阵阵的狞笑和骂声：“少张狂，明天就叫你们坐五花（煤窑上下人用的绳套）下窑，吃疙瘩鞭子。”第二天，他们俩就被这伙吃人的魔鬼押下了霸王窑。

黑心的霸王窑窑主，不仅在人多广众的场合，动用武力

抓人，还在一些交通要道埋岗设哨，随意捆绑行人。

八月的一天，在富平赵老峪的山路上，走着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小伙子。他叫柱子，因河南老家遭灾，颗粒不收，母亲饿死，就历尽艰辛，逃荒要饭，来到陕西同官找他爹。

路越走越窄，沟越走越深。柱子赶路心切，不觉来到了离霸王窑十五里地的老虎桥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三座大山，堵住了半个天空，两条溪水，在桥下急湍奔流。向上看，是峭壁悬崖；向下看，是深沟峡谷；四下里，空无一人。他不禁打了个寒颤，急忙向桥上走去。

柱子正要过桥。突然，桥那头的石崖背后，钻出一个麻子脸的人来，迎面挡住了他：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柱子被惊得一愣，转身就往回跑，可是，不知从哪儿又钻出了一高一矮的两个人，堵住了去路。他们伸手就来抓柱子的胳膊。柱子急了，拳头一挥，把那个高个子差点掀到桥底下。

“这两个饭桶，连个小娃都逮不住。”麻子脸急步扑上前，猛一下抓住柱子的领口。高个子和矮个子也趁机扭住柱子的两只胳膊。柱子上身不能动弹了，气得用脚踢他们，一面奋力反抗，一面放声大骂：“土匪，大白天拦路劫人……”麻子脸肚子上挨了一脚，疼得“嗷嗷”叫直。他立即命令那两个家伙掏绳子快绑。柱子被他们捆住后，那个矮个子随即又把一块毛巾塞在柱子嘴里，并威胁道：“再动弹就把你掀到沟里去！”

这三个土匪慌慌张张，连拉带抬地把柱子弄到一个沟岔

里。他们牵来一匹早已准备好的骡子，把柱子往驮笼里一放，另一边装块大石头，三双贼眼瞻前顾后，鬼鬼祟祟地向霸王窑走去。

柱子被捆得浑身发麻，闷得头昏眼花。他隐隐约约听见这伙土匪在算什么账目，什么几块银洋、几两大烟土……。听着听着，他渐渐地失去了知觉。

柱子就这样，被霸王窑窑主雇用的狗腿子抓来，长年累月，关在窑下，为窑主挖炭。

吕家四兄弟和吴家俩弟兄

在富平官里桥的一个村庄，住着几家佃户。那间风吹茅草飞的小草房，就是穷棒槌匠吕启龙老汉的家。一家六口人，老汉旋棒槌，老伴纺棉花，大儿子文江、二儿子文泰给人做短工。就这样，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常常揭不开锅。

连这样的日子也过不安然，霸王窑的走狗又找上门来了。他们伪装成驮炭客，流窜于富平县的宫里、流曲、到贤、薛镇一带，见人甜言蜜语，靠两片嘴皮子，把日子过不前去的庄稼汉骗到霸王窑去。

这天，有个叫屈老大的家伙，牵着骡子，从吕家门前走过，见四个娃娃正在干活，大的有十七、八岁，最小的也有十一、二岁。这家伙贼眼一转，便打上了鬼主意。他在村头一打听，知道这是吕老汉的几个娃娃，心想，这一串子就是四个，要能弄到窑上干活去，掌柜的少不了重赏。

于是，过了几天，屈老大牵着骡子，驮着一斗粮食，直向吕老汉的小茅屋奔来。“家里有人吗？”吕老汉颤颤跛跛地走出来，一看是“驮炭客”，以为卖炭，便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要炭！”屈老大把吕老汉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看他那朴实憨厚的样子，就狡猾地说：“我的炭已经卖过了，想找碗水喝。”

“嘻！几天都没揭锅了，哪儿有开水！”